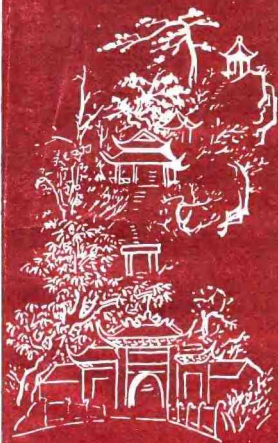


蒲江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蒲江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蒲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政协蒲江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一月

目 录

咸丰四年蒲江县廖怀信起义·····	龙 腾	1
清末廪生杨子元·····	杨恩宇	15
寄生虫病学专家徐国清·····	雷明亮	18
解放前的蒲江金融业·····	袁绍仁	21
解放前夕祸乱丛生的蒲江财政·····	李天治	26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黄高翼·····	龙 腾	31
我和宋其康的几次交往·····	余太佛	33
解放前蒲江县通俗图书馆与民众教育馆·····	夏承禹	36
罗泽洲生平·····	李现平	39
罗泽洲是怎样当上县参议长的·····	袁绍仁	47
罗泽洲在广安的罪行种种·····	唐代才	50
西充人民在罗泽洲部统治下的惨遇·····	西学会	59
解放前蒲江选举三则·····	李一平	61
选举自卫总队副队长的一场风云·····	徐海江	64
向子章事略·····	向清仁	66
我所知道的杨万和·····	钱汉英	70
民社党蒲江县党部成立始末·····	李天治	75
红军压境县长豪绅集体逃跑见闻·····	李现平	77
解放前蒲江“梁河命案”始末·····	杨恩宇	80
“九·六”事件李学凯脱险记·····	袁绍仁	83
苏东坡《蜀盐说》与蒲江古盐井·····	夏承禹	86
天主教在蒲江的传教情况·····	周开弟	88

咸丰四年蒲江县廖怀信起义

龙 腾

咸丰四年（1854年），蒲江县廖怀信起义，是四川近代史上光辉壮丽的一页。清光绪四年（1878年）编纂的《蒲江县志》，对起义军领袖廖怀信及其事迹未作记载，现将其叙述于下，以发扬我县人民光荣的革命传统精神，而存信史。

（一）官逼民反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写道：“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请看咸丰四年（1854年）前后的社会现实情景：

道光年间，鸦片即已流毒蒲江。贡生彭体元的著作中，已有吸食鸦片的记载。

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组织起义，宣布建立太平天国。清朝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定四川为“协济”省，摊派“协济银”180余万银两。

咸丰三年（1853年），预征咸丰四年田赋。发行“官票”、“大清宝钞”（纸币），铸造当五、当十、当五十的大钱。

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铸造当百、当五百、当千大

钱，滥造铅铁钱。造成“物价腾踊”，“商民惶恐。”这年又“借征五年丁粮以济军饷。”四川总督裕瑞奏请“按粮津贴”：“每条粮银壹两，摊捐银壹两，无论畸零小户，一体摊收。遇闰照加。每百两扣留饷需绳索银壹两。”蒲江县摊派“津贴”银六千零四十一两。

同年，又派湖北藩司夏廷堪到四川“督办捐输”，强令“官绅士民，量力捐输，以济军需。”逼迫人民捐献金钱，供给清军作为镇压太平军的经费。蒲江县摊派“捐输”银达一万三千七百三十两。“一时城市乡村遍追呼，官吏持文劝‘乐’输。腰囊尽充军士饷，头衔先给播绅符。”地主可以通过“捐纳”得到“监生”头衔，甚至捐到官衔。

蒲江县农民负担越来越重。雍正七年（1729年）全县丁条银两（人头税和农业税）为二千八百四十七两，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增加到六千一百零一两，嘉庆时（十九世纪初叶）已增加到七千零一十七两。咸丰年间，在丁条银两七千零一十七两之外，又加上“津贴”银两六千零四十两、“捐输”银两（名为捐献，实际是按田亩摊派。）一万三千七百三十两，一年总负担增加为二万六千七百八十七两。农民负担增加三倍多！

清朝派到蒲江的官吏，大多数是贪官污吏。蒲江人骂这些官吏是“行瘟大王”、“劫财太岁”，县衙门标榜为“青天堂”，实际是“黑地狱”（彭体元《蒲江贪官赋》）。官吏及差役巧立戥头、封筒、收单不收双等名目，格外多收。借口“火耗”（损耗），一两银子得交一两四钱七厘。最凶恶的，是那些下乡催粮的差役，动辄以“抗交皇粮”罪名抓人，扰害群众。咸丰初年在蒲江任县官的山东进士郭印瑚也

慨叹说：“蒲民之苦累久矣。而尤苦者，莫甚于解费、相验、夫马费。一案而牵连数家或数十家。办理无端，苛敛半以肥私，以故民受其暴，隐忍于中，而莫可如何者，数十年。……民膏无儿，不堪此格外之剥削。”

蒲江还要“和拾帮办”邛州差务。邛州“凡遇杂差，一律派帮”。备受邛州差役勒索，早已发出“重役难支”的呼吁。

蒲江农民“终年耕桑，一粒一汗，一缕一血，所得之区，不足填无底之溪壑。”（《蒲江县乡土志》）加上咸丰四年大旱灾，“绿山几无寸草，所有人家园圃瓜蔬俱绝。”官府还要催粮、加征“津贴”、“捐输。”蒲江农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徐元善写诗说：“官司加派时时有，忍见流离满路口。”

官吏、地主却过着腐化奢侈的生活。咸丰年间，蒲江安仁乡李成章“膝连阡陌，屋宇辉宏。”鹤山乡徐寿昌“壮习吏事，参户科典吏，因以起家，富有囊橐……喝雉呼卢，一掷恒数万金，输赢无吝色。”他们有的“朝日嫖赌，不以耕读为事，花街柳巷间，花费银钱，毫不顾惜。”他们还放高利贷，盘剥农民。贡生张粹仁写道：“如今世上有一层死狠老肥，无论人家有喜事忧事去求他，是过不得的人家，他便分文不允。是过得去的去求他，他就趁你紧急，要加二、加三的利息。”

正当农民在苦难挣扎中的时候，太平天国秋官又正丞相曾天养所部太平军在这年四月，一举攻占湖北宜昌府。准备进军四川，先后派遣一百多人到四川侦察和联系、发动农民起义。四川官僚地主“人心惶惶”，惊呼：“川疆甚为动

摇，人心不固。”蒲江县地主们慌忙以监生陈洪范、文生左殿华等人为首，纠集蒲江、邛州、新津、彭山、双流、眉州等县地主奴役农民，在寿安镇南十八里的中坪（长秋乡三合村与眉山县郑兴乡宋坪村交界处）建筑大寨子，以对抗太平军。修筑大寨子的石工达一千五百多人，寨墙全用红砂长条石砌成，九层条石，高达四米，有三座寨门，北为福德门，东为水东门，南为下寨门。寨门高一点八米，宽一点五米。寨子南北长三里，东西宽半里至一里。留传下“富贵人家修寨子，贫穷人家跑趟子。”的话柄。

沉重的捐税，繁重的劳役，官吏、差役、富豪们的横行霸道，尖锐的阶级斗争，官逼民反，是咸丰四年蒲江廖怀信起义的起因。“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二）杀官攻城

咸丰四年（1854年），农历五月，蒲江县仙居乡上廖营（今天华乡公议场附近）人廖怀信，抗粮造反。

廖怀信，农民出身，家里只有三间草房。他年轻能干，为人正直豪爽，因此得到附近农民拥护。这年天干，田里庄稼无收成，他家全靠他上山打柴，妻子穿草席，卖来买米下锅。官府派差役下乡逼粮，廖怀信为首组织农民抗粮。官府和团防想尽办法要抓他。一天他到寿安镇灰窑街时，团防截住街两头，挨家挨户搜查，他从河坝中走脱，团丁们搜查无结果，只撵出一条毛狗（野狗），因此传说廖怀信是“毛狗星下凡，”会变化，“无影无踪。”官府既恨他，又怕他，称他为“廖毛狗”。

蒲江知县韩一松，他是清王朝的忠实爪牙。他得知仙居乡廖怀信为首抗粮，派其手下班头（差役中的头子）马长子，下乡去“捉拿廖毛狗”。马长子，姓马，长子是绰号，因其身材高大得名。

马长子在寿民乡桂花堰杨水碾与廖怀信相遇，并不认识廖怀信，他向廖怀信打听：“哪个是廖毛狗？廖毛狗住在哪里？老子今天奉大老爷命令来抓他进城问罪。”廖怀信听了，勃然大怒说：“老子就是廖毛狗！”于是，二人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结果马长子被廖怀信杀死在杨水碾水沟头。人们称此事为“廖毛狗吃了马长子。”

廖怀信杀了马长子后，约集一批青年农民到翠峰山河沙寺聚义造反。没有武器，他们把苦竹削尖，在火里冒过，作为长矛。各家把穿钥匙用的小钱拿来，凑起才买了两把刀。这两把刀归哪两个人拿，还是用牛筋草抽签，抽着最长的人就拿刀。他们人数由开头的几个人，逐渐增至十几人、几十人。他们活动在河沙寺、布金寺、龙泉寺、白岩寺、观音寺等山区。他们攻打地主住宅，夺取粮食、衣物、钱财，与地主武装团防战斗。还在寿民乡万祠堂背后河中，截获了县官韩一松装运核桃的几支竹筏。廖怀信造反的消息传扬到川南几县后，大邑县有位农民领袖张万青（张老八）因反抗官府，曾被关押过，听说蒲江县廖怀信造反，特地赶来投奔。大邑县官府扣押了张万青的父亲，张万青并未动摇，坚定地与廖怀信一起造反。

这年七月，广东省天地会陈开发动起义，八月贵州省杨龙喜起义，十月广西省天地会胡有禄、朱洪英起义，响应太平天国。

这年十二月初二（1855年1月19日），四川天地会在双流县黄水河召开会议，蒲江农民领袖廖怀信、大邑农民领袖张万青参加了会议，成都东山一带农民领袖也来聚会。“其党羽颇盛，原约同日举事。”廖怀信首先发难，率领众人攻打双流县南二十里牧马山涌泉寺，夺取寺僧钱百数十千，在成都平原上树起反清大旗。事后，廖怀信带领一百余人进攻新津县境。

十二月初八日（1月25日），廖怀信、张万青约集三百余人，埋伏在彭山县青龙场，杀散清兵，夺得犍为县解送成都的盐课银三千两、商运银数千两。彭山县令急率兵来追捕，廖怀信、张万青率众经熊坡杀回蒲江县，驻扎在安仁乡插旗山麓的贞武观。

廖怀信在贞武观树杆大红旗，招集群众造反，宣称他就是朱九涛，称“统领兵马大元帅。”要推翻清王朝，恢复明朝。其部下重要骨干有张万青、杨辉堂、杨明兴、杨金恺、陈八仙、林启贵、侯老八等人。张万青、杨辉堂是他的左右得力干将，侯老八是他的先行官。杨金恺是位知识分子，由他书写起义军告示、旗帜，宣称他们奉太平天国派遣，在四川组织起义。他们将象征民族屈辱的发辫尽行割去、仿效太平军装束，用红布裹头。附近穷苦农民纷纷加入。

贞武观临近宋监生住宅。宋监生叫宋权先，“买田百亩，建屋数十间。”捐得监生头衔，从还山子到安顺桥的田地全被他占有。他在宋山墙修建了一座号称具有四十八个天井的大院。他结交官府，家悬邛州知州胡廷章送给的“青莲风范”匾，是安仁乡出名的三监生之一。宋监生已去世，其子宋国典当家。起义军驻扎贞武观，首先打进宋府，夺取

宋监生家里钱粮。宋国典暗地派人跑到蒲江县城向知县韩一松禀报：“廖毛狗在贞武观插乌棒旗，聚众造反！”韩一松又急报邛州，邛州急报成都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得报，严令邻县官兵、团丁约期会同围剿，要将起义军消灭在贞武观。

十二月十六日（2月2），是清军“会哨捕贼”的日子。蒲江知县韩一松坐着大轿，督带兵勇，冒着风雪，从蒲江来到寿安镇，寿安士绅忙摆酒席接风。酒席上，有的绅士说廖怀信的人并不多，其中有些是未满十四岁的娃娃，没有什么了不起。“大老爷亲自出马，一定手到擒拿。”这些奉承话，激起了韩一松贪功的私心，他生怕外县兵马抢在他的前头，“捉着廖毛狗”得了头功。他不等邻县兵马到达，要马上过河，去进攻相距只七里路的贞武观，“捉拿反贼廖毛狗。”也有的绅士对韩一松说，“廖毛狗很凶，不认皇的，”要他慎重一点：等各路兵马会齐才过河。韩一松贪功心切，传令立即过河。分散在寿安镇九街十八巷的兵勇，一时招集不齐，韩一松带了部分兵勇先坐船过河。渡口正对李祠堂，渡船只一只。韩一松乘轿子，八名兵丁护卫，带前队四十人上船过河。迟到兵勇等着坐第二船、第三船。这样韩一松前队与陆续过河的兵勇间隔了一两里路远。

韩一松坐轿子到五里外八阁庙附近的双堰桥时，忽然路侧芭坟园内跳出早已埋伏在此的二十多个起义军战士，大呼：杀，杀，杀！”直扑韩一松大轿。廖怀信率领众多的起义军从贞武观，八阁庙杀来。跟班惊呼：“大老爷拐了，围倒了！”韩一松急叫：“放嘛，放嘛，快放枪。”兵勇平时已将拾枪的火药盗卖，加上惊慌，抬枪打不响，起义军已杀拢，短兵相接，清兵十五人被起义军杀死，余部溃败窜逃。

抬轿子的倒转抬起就向后跑，廖怀信边追边喊：“把轿子搁倒！”抬轿子的丢下轿子就跑，韩一松从轿子里爬出来逃命，慌忙中一只靴子跑掉了，一脚高一脚低地跑。轿夫李安急忙把他背起，跑拢王圈坑儿那里，被起义军追上，一矛子扎在背上，韩一松受伤倒在地上。他翻起来坐着，还摆当官的架子，公然说：“我是本县父母官，你们这些羊毛未脱，奶毛未干的娃娃，敢把老爷怎么样？”廖怀信追拢要杀掉他，一位衙门司爷说：“杀不得，他是官。”廖怀信厉声说：“官都杀不得，未必去杀叫化子呀！”手起刀落，砍掉韩一松的头颅。韩一松曾代理过大邑知县，深为两县农民愤恨，共挨了十七刀。

廖怀信打败清兵进攻，杀死县官后，统率起义军追击清兵，进攻蒲江县城。这就是震动四川，报到京城的蒲江廖怀信造反，“戕官攻城”事件。

（三）进攻邛、大、巖

廖怀信率起义军攻打蒲江县城，驻防把总领饷未回，典史王承华急令关闭城门，纠集在城绅士廖生萧毓昆、恩贡王引恬、庠生杜棠、武举徐宗达等人，出钱招募团勇一百多人，登城拒守，并派兵丁加强监狱和仓库的看守，以防狱中囚犯、城内贫民响应。放火烧毁了东门外至北门外的民房二百多家。起义军攀登城墙，清兵投掷砖石，义军战士二人牺牲。三更过后，起义军停止攻城，退宿于中兴场。

十二月十七日（2月3日），廖怀信率领起义军，由中兴场出发，经寿安镇、高河场，进占邛州高埂子场。适逢建南道官员，押解七名“犯人，”起义军解救了这七人，解官丢了轿子、衣服，逃走，仅以身免。这七人加入起义军。当

天，起义军占领杨家场（邛崃县场场）。傍晚，邛州知州金旗率清兵抵达蒲江县城，蒲江县城才宣布解严。

起义军进占川藏要道上的杨家场，队伍扩大到一千多人，成都震动。四川总督乐斌害怕廖怀信进攻新津、成都，急令成都知府鄂惠率领驻防少城的八旗兵驰赴新津扼守，调动成都驻军、雅州府驻军（黎雅营）、嘉定府驻军（峨边营）向起义军进攻，命令附近州县严密防堵。

十二月十八日（2月4日）下午，起义军进占冉家场（邛崃县冉义乡），群众热烈欢迎，供给义军酒食和火药。

十二月十九日（2月5日），起义军进攻大邑，占领唐家场，群众以酒肉招待。

十二月二十日（2月6日），大邑县官见起义军声势浩大，慌忙将关押在狱中的张万青的父亲释放。当晚，张父来到唐家场，张万青送给路费，叫他父亲远走他乡。三更以后，起义军渡过斜江河，抄了郑监生的家，夺取银钱、牛、马。经掌福桥进攻崇庆州，占领张林、李林、高林，前进十余里。崇庆州州城戒严，知州赵锦急调乡团把守隘口，地主武装乡兵不能抵制义军进攻，相连数州县都汹惧惶恐。

十二月二十一日（2月7日），起义军占领崇庆州中和场，中和场人民为起义军准备了早饭，一批贫苦农民加入义军。如长工王应矩，给地主干活，没有穿过件好衣服，吃顿饱饭。加入义军后，才穿上件好衣服，吃顿饱饭，踊跃杀敌，被任命为起义军的先锋。

上午，大邑县安仁镇团练大总保。武举陈光华，纠集人数众多的地主武装进攻中和场，起义军出场列阵交战。起初，团丁使用抬枪打死义军二人，义军奋勇杀敌，用铳击伤

团丁七人，击溃团练，乘胜追击，攻占安仁镇，烧毁陈光华的住宅，夺取了陈光华的顶子（帽子）、袍服、战马。

午后，起义军回到中和场，准备吃午饭。四川总督乐斌特派之城守营游击张明带领的大队清军和崇庆州知州赵锦率领的大批团练赶到，其中仅石华同率领的化成团，即有六百多人，还装备“大炮三，大者径几盈尺，长七尺”，“皆重数百斤，”用以轰击义军，义军与清兵、团练接仗。清兵、团练人数众多，从四面包围了起义军，起义军已转战一上午，又未曾午餐，已很疲惫，加以众寡不敌，伤亡很大。头日林启贵等人战死，先锋王应矩等数十人被俘，起义军大旗被清兵夺取。起义军战败，分散突围，遭到清兵、团丁围追捕杀。傍晚，清兵援军陆续赶拢，分驻中和场及大邑县老保寺、蔡家场、静室堂。

十二月二十二日（2月8日），成都府知府鄂惠、候补知府濮貽孙、候补同知宣维礼、知县文启、王兆喜带成都练勇多人，游击张明、守备吕明盛率军标和提标兵四百人，在中和场附近分路搜捕义军战士。廖怀信战斗失败后，潜伏在高石碑孟坟园内，上午巳时（9—11点），出来寻找食物时，被崇庆州例贡卫伦的团丁逮捕。这日，被捕义军战士有三十多人。

十二月二十三日（2月9日），起义军先锋王应矩、头目杨明兴、陈八仙数清兵杀害于静室堂。

十二月二十四日（2月10日），张万青在崇庆州三江口被叛徒刘四出卖，被崇庆州廩生吴正扬团丁逮捕，缚送崇庆州。

十二月二十五日（2月11日），鄂惠等人从静室堂移驻

崇庆州，审讯义军将士。邛州知州金旌、大邑知县高璠宣，蒲江武举李芳春所带团练亦赶到，四处抓捕起义农民。

十二月二十七日（2月13日），清兵在崇庆州西河，“凌迟处死”（即活刮）起义军领袖廖怀信、张万青，挖取心、肝，砍下头颅，祭韩一松。

十二月二十八日（2月14日），清兵杀害义军战士十五人。

十二月二十九日（2月15日），清兵又残杀义军战士十四人，

十二月三十日（2月16日），鄂惠撤兵回成都。

咸丰五年正月初五日（2月21日）、初七日（2月23日），清兵将被捕起义军将士五十人由崇庆押往成都。

五月二十一日（3月9日），清兵在成都杀害义军将士十五人。

二月九日（3月26日），咸丰皇帝在北京紫禁城阅读了四川总督乐斌关于蒲江县廖怀信杀官攻城的奏报后，谕内閣：“此股匪徒，……胆敢戕官攻城，肆行焚掠，实属罪大恶极。除张老八等业经正法外，所有现获匪党，著乐斌督飭委员，严行审讯，从重按律定拟。仍严飭各该地方官，搜捕余匪，务期净绝根株，毋任漏网！”这道“圣旨”下达后，又一批义军战士和农民被残杀，不少人被充军到黑龙江或伊犁给清兵为奴。

（四）起义的结果和影响

廖怀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反动统治。统治者不得不稍微约束一下自己及其爪牙，减轻蒲江农民一些额外的负担，以免激起再次起义。

咸丰六年（1856年）四月，知县李肇基出告示，宣布为了“除积弊，节省民财”，“戢头、封筒及收单不收双等项名目概行革除。”“吏书人等，不得额外加增勒索。”“无论大小，一例用平戥兑纳。”

八月，四川总督黄宗汉、邛州知州金榜、蒲江知县李肇基又联衔出告示，解决四十多年来，沉重压在蒲江人民头上的“协济”邛州差务问题。蒲江素不产马，每遇大差，邛州官吏把价值六七百文一匹的马，以二千四百文高价“借”给蒲江，使蒲江人民备受勒索。这次，省、州、县会商决定，以每匹八百文价格，从邛州拨马二十匹给蒲江饲养，免受邛州差役勒索。

这些都是廖怀信起义后的结果。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廖怀信起义，发生于咸丰四年五月至十二月，转战蒲江、双流、新津、彭山、邛州、大邑、康庆州七个州县，震撼了成都，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四川人民三次起义响应中的第一次起义（其它两次为咸丰七年（1857年）涪陵刘义顺起义，咸丰十一年（1861年）彭县朱文诏起义）。在四川近代史上是光荣壮丽的一页。起义虽然失败，“但他们在蒲江、大邑、崇庆等县焚毁地主豪绅的庄园一千三百余处，重创了几十支团练武装，沉重地打击了当地的封建势力，充当了五年以后向川西进军的车永和、葛朝鼎起义军的前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5年12月版《四川近代史》52页）。

清王朝镇压廖怀信起义，采用凌迟处死，流放黑龙江、伊犁充军等残酷手段，并没有吓倒蒲江人民。咸丰九年（1859年）蒲江、邛州又发生李坤山组织的农民起义。

廖怀信起义失败后，蒲江地主由左殿华等人发起，在蒲江县城、中兴场、寿安镇修建韩公祠，祠内塑韩一松及背他的轿夫李安的像，以示纪念。但蒲江人民却讥讽韩一松贪功轻进而丧命：“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其奈公何！”韩一松埋葬在成都市东门外，无人问津。“但见白杨萧萧，青草茫茫，荒冢累累，残碑寂寂，题曰：‘蒲江知县韩一松墓’。”而已。

廖怀信则是蒲江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廖怀信造反的故事在农民中喜闻乐道。人们一直认为廖怀信并没有被清军抓住，说是廖怀信杀出重围后到西昌出了家。清朝末年，他还悄悄地返回故乡，探望众乡亲，有人在寿安镇场口亲眼看到过他。那时的廖怀信已是个白胡子老头了，总之，蒲江人民认为廖怀信是一位不死的英雄。

〔后记〕本文最早写成于1964年8月3日，当年主要提供情况人是赵仁阶先生、左永安医生（左医生早年给廖营人廖焕南治病。廖焕南讲述廖怀信造反始末甚详）、廖茂廷老人（廖营人）、周西元（八角庙人）等、1984年2月15日第二次整理。一二次稿名《咸丰四年蒲江廖怀银起义》。1985年，在寿民乡廖营发现廖怀信祖父廖如琮碑记，碑上女婿、外孙名字均因怕“一人造反，九族该诛；而捶去。查实廖怀信的名字，是怀信不是怀银。（怀银是1984年访问廖茂廷记录的音）。1987年1月20日、2月2日作第三、第四次整理。除实地考察廖营、八阁庙、贞武观、寨子山等地外，查阅以下

文献：

- ①《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咸丰五年（1855年）
- ②《歼贼日记》（汪涉咸丰五年撰，1855年）
- ③《大邑县志》（同治六年，1867年）
- ④《增修崇庆州志》（光绪三年，1877年）
- ⑤《蒲江县志》（光绪四年，1878年）
- ⑥《蒲江县乡土志》（杨子元光绪三十四年撰，1908年）
- ⑦《邛崃县志》（民国十一年，1922年）
- ⑧《四川人民响应太平天国革命起事纪略》（张力，1983年）
- ⑨《四川近代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5年）。